



## 丁世伟 / Ding Shiwei

1989 年出生于中国黑龙江，现工作、生活于杭州。他于 2018 年硕士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从历史、哲学和现成物中撷取符号和象征，丁世伟通过影像和装置构建饶富趣味与诗意的屏幕奇观，提示了数字媒体对物质世界的再现与干预。他的作品试图用诙谐的方式对悖论进行援疑和拆解，丰富新媒体视觉文化中的集体经历，并以数据碎片填充个体经验的方式重新界定身体与媒介在真实与虚拟世界中的主从关系。以媒体介面（media interface）作为信息的窗口，他的作品在延伸同时却切断了身体与空间的真实联系；屏幕捕捉的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永恒状态，亦在这样的流动当中昭示了真实世界在媒介再现下的断裂与无力。观众通过屏幕与多媒体作品进行互动，使个体的情绪与意志得到一种符合当代生活、政治、美学魅惑的呈现，在无限循环延伸的影像蒙太奇中获得了救赎与实现。





迷因坍塌 No. 4

互动影像装置 / 动画、5 寸圆形 LCD 组、显示器驱动模块、树莓派、超声波传感器、亚克力、定制电源 / 16cm×16cm×10cm / 2021 年

一个圆形屏幕上显示着“笑脸”emoji 符号，当观众距离此装置约 1 米距离时，笑脸的五官均瞬间坍塌。



What am I?  
A work of art?  
A machine?  
A screen?

For what do I exist?  
In what place do I exist?  
At what time do I exist?

Do I own life?  
Do I own truth?  
Do I own a body?

Do I own time?  
Do I own the essence?  
Do I own a hometown?

Am I dead?  
Am I free?  
Am I solitary?  
Am I significant?

Does God exist?  
Does the world exist?  
Does the universe exist?

Do I have a soul?  
Do I have a mind?  
Do I have a will?

Am I in a dream?  
Am I in a fairyland?  
Am I in an abyss?

Who are you?  
Why are you staring at me?  
What are you staring at?

Are you violent?  
Are you painful?  
Are you absurd?  
...

标本重置 No. 1  
影像装置 / 录像、5.5 寸 OLED、显示器驱动模块、树莓派、无线供电组件、亚克力、定制电源 / 13cm×13cm×155cm / 202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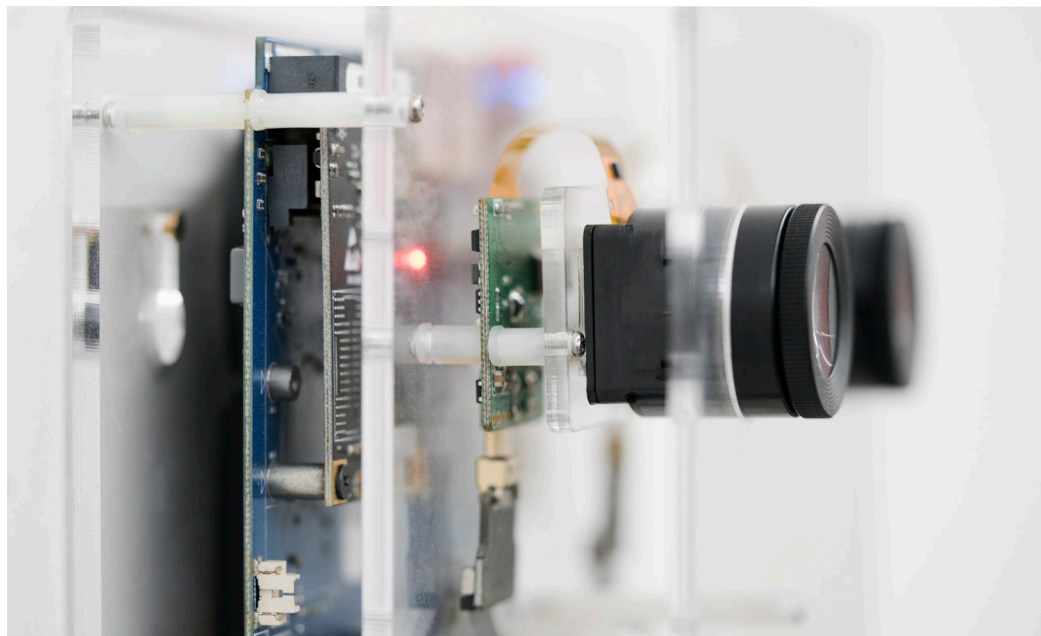
圆柱形的液体容器中，一块蓝屏底色的 OLED 屏幕，循环显示着 20 组存在主义式的问题。艺术家把一块屏幕及其背后的控制主机作为来自未来的“标本”，所有的问题都是与展厅观众的跨时空对话。







1.《临渊凝视 No.1》,泪如泉涌的人类双眸寄居在复杂的机械装置上,红色的莫名光晕时而耀眼时而黯淡。一种可怕的人类命运预言在此赛博装置上展开;未来需要我们吗?我们应该畏惧一个“美丽新世界”吗? 2.《临渊凝视 No.3》,艺术家用一镜到底的长镜头拍摄了一位模特的全身皮肤局部,并用带透镜的微型显示器提示观众以偷窥观察。透明黄色亚克力外壳上展示着“楚门的世界”字样,在如今的网络语境中,所有人都是偷窥者和被偷窥者,同时所有人也都在权力者的算法机器中自愿地被注视着。3.《临渊凝视 No.5》。



作品《左右蒙太奇》细节。两个人类眼距等宽间距的微型屏幕,观众须左右眼同时观看才可获得其完整信息。左右眼被不同的视频内容充斥,在窥视者的头脑中不断拼合生成影像蒙太奇。一方面,作品描述了密集信息侵占身体与头脑的极端情形,即双眼都被包裹着不同的内容,最终的结果在观众头脑中合成。另一方面,观屏中的影像是分裂的、游弋的、真假难辨的、再组合的凝视目光和恍惚出现的宗教图腾,也提示着屏幕对现代人的重塑已然开始,我们的一次次凝视在屏幕熔炉中被锻造出新的形象。

## 丁世伟： 当屏幕成为信仰

**Q: 你最近比较感兴趣的科技领域的话题是什么?**

D: 我最近感兴趣的是人在如今被技术包裹的现实中呈现出悖论状态,即被技术和算法牵制的肉身与精神南辕北辙式的极端化带给人的影响。正如我们日常所见的外卖员,一方面被配送软件严格控制配送时间而产生紧张焦虑,另一方面,日常生活中的他们又极有可能是“数据恋”(datasexuals),即嗜好信息和数据的恋物癖者(如沉迷抖音、快手等短视频)。这两种极端情绪在面对“屏幕”这一载体时反复交织,所产生的影响及未来后续影响值得我们去思考。

**Q: 科技如何介入你的创作?**

D: 作为跨媒介工作的艺术家,创作时我始终在考虑媒介、材料、技术与观念表达之间的关系。比如围绕用户在互联网中的“隐私”这一话题,我会去想象“隐秘的观看”这样的情境。在《临渊凝视 No.3》中,我在众多屏幕媒介中选取了猫眼式的“微型屏幕”,邀请观众用偷窥式的方式来观察“隐私”。再比如,“元宇宙”式的虚拟空间是最近的热门话题,用户均使用沉浸式体验设备如VR、AR参与虚拟社交生活,而我则会想象一种反向凝视,即我们如今的物理现实是否也是一种“虚拟现实”。所以我在《临渊凝视 No.1》的创作中,选取

了VR眼睛中的屏幕,作为物理现实被反向凝视的沉浸式观看中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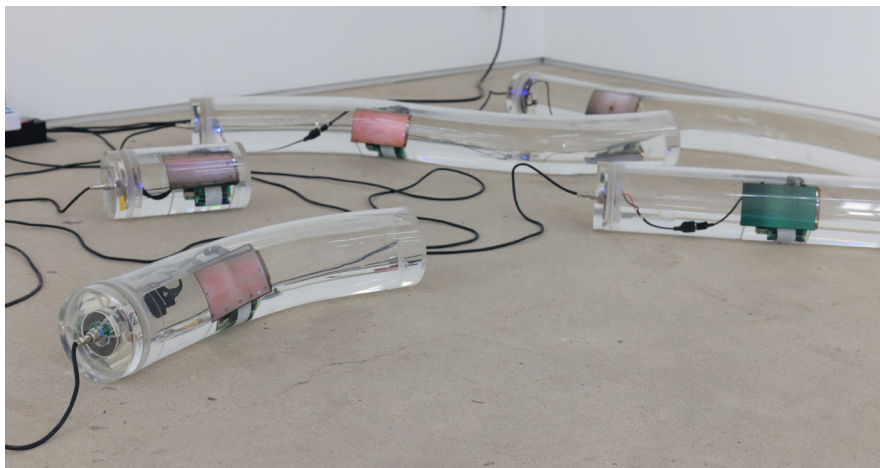
**Q: 是什么机缘开启了你对于虚拟及屏幕世界的探索? 通过多个系列的作品创作,你想呈现的一以贯之的思考是什么?**

D: 正如哲学家韩炳哲在其最新著作《非物》中所写的:“物的时代已经结束;‘非物’即信息,今天我们正处于从物品时代向非物时代转型的途中。”这个转型的中介,就是“屏幕”。

我在2019—2021三年间的工作,促成了两档展览——“随机预言”与“信仰得来速”。前者呈现了用户以一种降维化、

角色化、表演化的姿态进行革命与抗议的“降维广场”系列;疫情世界后安全社交距离发生变化的“迷因坍塌”系列;屏幕作为深渊的“临渊凝视”系列;人的形态与思维在“福尔马林”中以屏幕和虚拟形式永恒的“标本重置”系列。而最近的展览“信仰得来速”则延续了“标本重置”系列的近未来时态,讨论未来人与屏幕的矛盾关系。一是对于屏幕的“数据恋”式的崇拜与信仰,二是对于屏幕的“暴力革命”式的推翻与抵抗。当然这个展览也给观众留下很多思考具体问题的空间,如“深渊隐写”系列(两件),讨论了被算法控制的凝视欲望。如“光标、路径、身体”





标本重置 No. 3 影像装置 / 录像、5.5 寸屏幕组、显示器驱动模块、定制亚克力弯折管、绝缘液、无线供电模块、亚克力、电源 / 205.4cm × 230cm × 12cm / 2021 年

系列(三件),呈现了光标作为身体的延伸,光标、路径、身体成为鬼魅的跨时空连接体。此外,展览中的空间装置《死亡转轮》,是我在画廊中假造了一根断柱,中间悬浮着一颗“旋转等待光标”,来表述现实与虚拟悄无声息的斗争还在持续。

**Q: “标本重置”系列将屏幕做了陌生化的剥离,在此,被标本化的屏幕和背后一系列程序意味着什么?**

D: “标本重置”已完成三件系列作品,每件的媒介都比较接近,但美学和内容都有不同的设置。在《标本重置 No.1》中,我把一个不断重复着“存在主义”问题的屏幕机器投入在“福尔马林”式的绝缘液体中,以这些问句与肉身观众进行对话。在《标本重置 No.2》中,则把肉身作为这些存在主义问题的载体,我用了 5 块卷曲的屏幕呈现这些被问题刺青的肉身,好像此刻人与机器位置互换,人成为了被凝视的“标本”主体。而最后一件《标本重置 No.3》中,虚拟光标在人的皮肤游走,皮肤犹如被锋利匕首划过,缓慢呈现出红肿的各种意义面向的文字标语。五块皮肤屏幕展示在五个弯曲的亚克力管道容器中,这些容器既

像光标游走的路径,又像人类的肠道。

**Q: 在“信仰得来速”中,“屏幕信仰”成为串联展览的关键词,我们该如何理解你作品中的“屏幕信仰”?**

D: “屏幕信仰”最初源于我的阅读。在尼尔·波兹曼于 1985 年发表的著作《娱乐至死》中,描述了一段人与信仰载体的关系。中世纪之前,羊皮纸成为《圣经》的书写工具。造纸术发明后,纸张成为新的载体。作者提出,媒介的变化之初,人也是无法适应的,但当媒介逐渐成为一种“自然之物”时,即它悄无声息地侵入人的生活之时,人便会适应它成为信仰的载体。我当时就在想,“屏幕”如今就成为了这种“自然之物”吧。所以萌生了“屏幕信仰”这件作品,即使用了四分屏屏幕,四块屏幕之前的物理缝隙构成了一个普世的信仰符号——十字架,上面悄然变化的超自然红色射线冥想般地放射与扩散。

而后又与之前提及的人普遍的“数据恋”状态有关。当迷恋达到一定的维度,则会变成某种精神性的信仰。而如今的智能手机,已然让人入迷了。

更多作品信息,请关注 [www.dingshiwei.com](http://www.dingshiwei.com)

标本重置 No. 2

影像装置 / 录像、6 寸 OLED、显示器驱动模块、树莓派、无线供电组件、亚克力、铝型材底座、定制电源 / 40cm × 40cm × 177cm / 2020 年





